

灯火阑珊处
有谁能读懂我
孤傲的背影

殷慧芬长篇
小说系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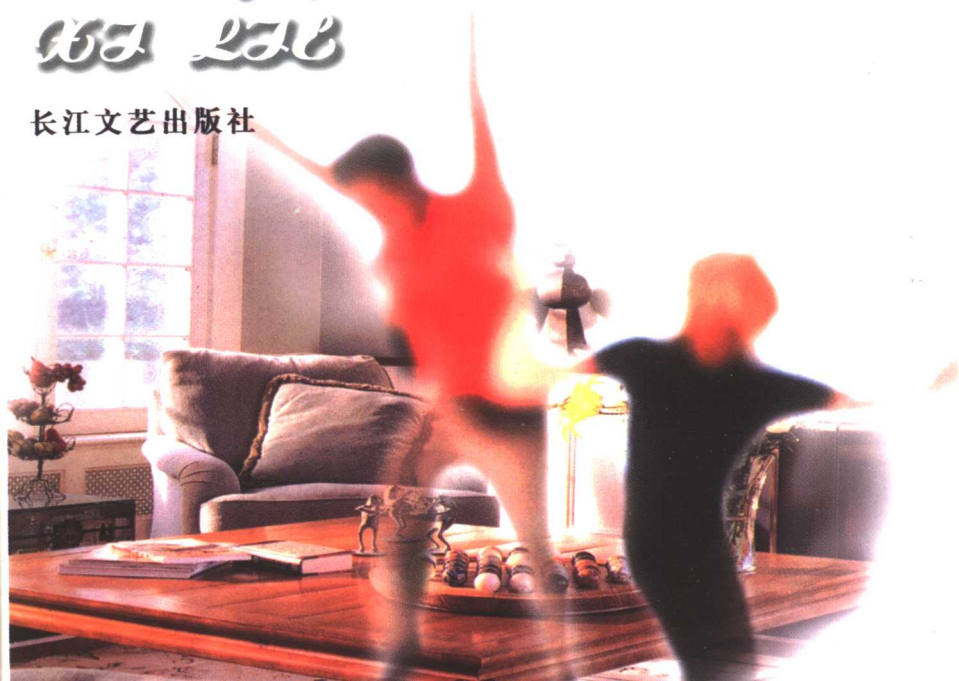
和陌生人跳舞

QI ZHOU JIANG WEN CHU BAN SHE

QI ZHOU JIANG WEN CHU BAN SHE

QI ZHOU JIANG WEN CHU BAN SHE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和陌生人跳舞

殷慧芬 著

AM X7A0 S76U0 X7 L78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陌生人跳舞/殷慧芬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3

ISBN 7-5354-2325-6

I.和…

II.殷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9943 号

责任编辑:韩 敏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8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70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I·1790 定价:1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简介

小说以大都市上海为背景，通过对焱玉、萃宜等两代人在情感、婚姻上的遭遇与挫折的描写，表述了身处变革中的当代都市人的情感追求与困惑。

小说语言精致俏皮，轻巧纤丽，于粘腻轻柔的叙述中，透出丝丝淡淡的感伤情绪，颇具婉约蕴藉的韵致。



殷慧芬长篇小说系列

YIN HUI FEN CHANG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殷慧芬，1949年生于上海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中、短篇小说集《欲望的舞蹈》、《纪念》、《屋檐下的河流》、《吉庆里》和散文集《门栅情思》、长篇小说《苦情三部曲》等。

责任编辑：韩 敏

封面设计：王祥林

——

焱玉和阿雄分手了。他们同居了将近两年。

现在时兴好聚好散，但是焱玉和阿雄的分手却是剧烈的，残酷的。焱玉离开阿雄的时候，是被动的，无可选择的。这是比爱和痛更铭心刻骨的记忆。从此以后她决心改变自己。

因此可以说是一个男人改变了焱玉的命运。

焱玉离开阿雄的时候，提着小背囊逃出家门，满面泪花地走在夜色迷茫的大街上，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后面的小楼里，灯光大亮的房间里，阿雄疯狗一样的咆哮追逐着她的娇小的背影。

“滚吧！你是鸡！瘟鸡！你是骚 B！你是乡下巴子，你滚，你永远不要回来！你去跳河吧，去死吧！”阿雄一遍遍地咒骂着。

惟恐焱玉听不见似的，阿雄打开窗，声嘶力竭、翻来覆去地唾骂着。他一边骂一边把焱玉来不及清点的东西从楼上扔下来，跌得粉碎。是焱玉的化妆品，可爱的瓶瓶罐罐。那种破碎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，划过焱玉的脸颊。焱玉的脸颊顿时热得烫手，眼眶里噙着的热泪刷刷地淌下来。

焱玉没有回头。焱玉不用回头也能够想象窗前阿雄的身子，是那种非常健朗的、肌肉紧凑的身子。此刻这个身子已经变形，已经疯狂。他挥舞着双手，痛快淋漓嚣张至极。焱玉离开的时候看到的阿雄就是这个样子。她从来没看见过阿雄这样失态的样子。她惊诧到麻木的状态。

他们曾经是多么亲密的两个人。就在昨晚，他们还在那

房间里做爱，做爱的时候阿雄还气喘吁吁、满头大汗地对她说：“焱玉，你是我老婆，你是我的宝贝老婆、漂亮老婆，我的下流老婆……”

转眼之间他们就分手了。

小时候的阿雄多么可爱：他戴着蝴蝶结，穿着花短裙，眼睛亮亮的，笑容甜甜的，比女孩子还要秀气。这是阿雄两岁时候的照片。焱玉第一次上阿雄家的时候，阿雄的妈妈献宝一样拿给焱玉看。阿雄的妈妈说，我们阿雄最温柔，最懂女孩子的心思了。阿雄涨红了脸一把夺过照片说，你最烦。他后来再也没给焱玉看。

夜色里，焱玉背着背囊，想着那张照片，想着那个可爱漂亮的温柔孩子，眼泪竟止不住像大河奔流。阿雄的妈妈萃宜追出来，哭丧着脸对焱玉说，焱玉，你不要走，阿雄他是发疯，他昏了头，明天他就会后悔的。

焱玉摇摇头。焱玉说：“姆妈，你不要拦我，你看看周围的邻居，他们都开了门窗，都在听阿雄骂我，他骂我，他骂我是鸡，我自己作践了自己！我谢谢你对我的好……”焱玉说着哽咽着泪流满面。她挣脱了萃宜的手，继续往前走。一辆出租车十分到位地在她脚边停了下来，驾驶员用善解人意的目光打量着她，她拉开车门。车子在夜色里驶离了阿雄的家。

萃宜在后面哑着嗓子喊：焱玉！

焱玉在车里痛哭失声。

焱玉伤心的是，阿雄竟然骂她是乡下人！这是焱玉最痛的地方。焱玉的家在上海郊区的乡下，离上海市区有四十多公里，不折不扣的一个小乡村。虽说离市区这么近，但村子里不少老亲妈（奶奶）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。假日里偶尔也

有市区的人来走亲戚，满村的人都另眼相看，讨好地对邻居说，上海人来啦？腴腴上海囡，趣透趣透（漂亮）。

乡下人和上海人，这就是郊区和市区的差别。

但是焱玉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出生在农家，因为是“乡下人”而感到自卑过。她那远在市郊的家，新盖的两层小楼，有 200 多个平方，厨房、卫生间样样都有，父母都在镇上的工厂上班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平时省吃俭用，银行里好歹也有一笔小小的存款。她初来市区读书时，看到上海同学为了家里新装的淋浴器也要沾沾自喜，夸夸其谈，她觉得上海人真真是没落了。她对她们是没有一点羡慕的。

焱玉她不知道，她的内心深处，其实是非常在意“上海人”的。焱玉在夜色里走的时候，在痛苦中反思出对阿雄的鄙夷。阿雄他竟然如此市侩如此浅薄！

当初焱玉走进阿雄家里的时候，焱玉正读大四，在一所教师进修学院实习。她的朴实的秀气，她的上海 D 大的学籍，一下子就赢得了阿雄妈妈的欢心。阿雄母亲萃宜，还是焱玉的校友，“文革”中毕业于上海 D 大历史系，曾经下过部队农场，据说在农场里的时候，萃宜和一位现役军人有过一场恋爱悲剧。萃宜后来就在上海一家中学当教师。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。

焱玉很久以后才知道萃宜不幸的婚姻。

因为生活的磨砺，时近中年，萃宜不仅坚强而且独立。这样的女性因为能干，和家人的相处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一种强悍，又因为刚中带柔，往往能使家人臣服。阿雄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被母亲呵斥、照顾、宠爱、鄙夷。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母子关系。阿雄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理工科大学，还是个专科生。这是阿雄母亲最不满意他的地方。

阿雄的工作，是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当技术翻译，他的

报酬比一些在国有企业混的本科生、研究生还要高很多，但是萃宜依旧对阿雄的大专文凭耿耿于怀。这两年一些老上海人的日子大概清闲了，流行同学聚会。萃宜参加了很多这样的聚会。又是大学同学会，又是中学同学会，每次听一些老同学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如何如何，名校生啦，出国留学啦，博士后啦，要强的萃宜就觉得自己底气不足。因此焱玉的出现对于萃宜的意义，就非同小可了。

D大不仅在上海，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叫得响的。中国高层的文化机构，不少掌门人都是出自D大。焱玉实现了萃宜本来寄予阿雄的希望，她把焱玉看作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她认为她的阿雄能够有焱玉这样的女朋友，未婚妻，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

很实在地说，焱玉一点儿也不乡气，她的郊区口音早已褪尽了，她的肤色、谈吐俨然是个标准的上海女孩。她亭亭玉立在同学们中间，和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女孩几乎没什么区别。只有细心的人才会从焱玉的装扮中发现她的“乡气”，比如服装的搭配比较浓烈，爱穿高跟鞋，紧跟时尚，等等。这些在上海女孩身上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是发生在焱玉身上就显得很老土，很“阿乡”。

最铭心的记忆是大一的时候，焱玉一身夏装，无跟短袜配凉鞋，自以为很爽，没想到让宿舍里的女孩笑话了整整一个季节。甚至有男生也在背后称她是“小芳”。“小芳”是一首流行曲，歌唱一位农村姑娘。焱玉这才知道了光脚穿凉鞋是城市着装的经典。至于短袜配凉鞋，简直是“小芳”二次方了。从这以后，焱玉穿衣戴帽就十分小心，再也没有出过诸如此类的洋相。

焱玉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，她不像那些家在市区的女生，可以常常溜回家在老爸老妈面前撒撒娇，骗骗零花钱。

焱玉的家境是很平常的，父母原先都是农民，后来进了乡办企业，收入虽然有所进步，但盖了房子，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，家里就难多了。因此焱玉过的是很纯粹的有点清苦的学生生活。

焱玉认识了阿雄以后，特别是认识了阿雄的妈妈萃宜，阿雄就常常带了萃宜烧的可口的饭菜送到焱玉的宿舍里，焱玉有一点儿感冒发烧什么的，阿雄会提了广口的保暖壶，里面是萃宜煮的热粥，里面搁了鸡丝、香菜，煮得恰到好处的米粒就像女孩子修下来的指甲，细细的，弯弯的，在黏稠的米汤里轻柔曼舞。焱玉看了馋涎欲滴，用不锈钢小匙舀着喝一口，清澈的粥香顿时弥散在唇齿之间，不由想到家乡，想到秋收以后，母亲煮的新米粥，也是这样芳香飘逸。焱玉就有一种深深的感动。

还有每次去舞场，阿雄总是不忘把焱玉的小外套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，有时候干脆就抱在怀里。

焱玉身边本来还有两三个崇拜者，他们都是焱玉同系的，有的还是一些报刊杂志的特邀撰稿人，把自己看得很高。有位大爷还是北京军区大院里的干部子弟，开口总是老子如何如何。他们不屑于做阿雄做的琐琐碎碎、女里女气的小事，他们甚至把阿雄看作上海男人窝囊的典型，不时加以嘲笑。

“上海小男人。没出息。不过是个小恩小惠，小打小闹，谁都可以做到的。”他们说。但是焱玉不是这样想。焱玉想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真诚，真的会去做小打小闹的事。他们不知道，有很多女生对于阿雄这样类型的男孩最敏感。

这样的女生和80年代的上海女性“寻找男子汉”，已经截然不同。80年代的上海女性傻乎乎地把高仓健视为男性偶像，而焱玉她们喜欢的是张国荣这样美丽的男人。把男人

称作“美丽”是她们女生宿舍的发明。她们知道最好的男人，应该是温文尔雅、善解人意、整洁礼貌、生活精致。她们决不会去寻找孔武有力、沉默寡言，甚至有些邈邈的高仓健式的男人，这样的男人属于遥远的山谷，那里有高山和野兽，猎枪和长矛。而城市需要的是智慧和礼仪。

焱玉是不知不觉地住到阿雄家里的。

好像是一个雨夜，大雨倾盆。萃宜说，下雨天，留客天。于是焱玉就留宿在阿雄的家里了。那天阿雄把焱玉领进他自己的房间时，焱玉很羞怯地回头张望客厅的萃宜，萃宜正专心致志地在看一部叫《纯真年代》的碟片。热爱电影，是她和焱玉的共同爱好。那时正是 VCD 盗版如狂潮一样吞没录像带市场的时候，她们是盗版影碟的最早收藏者。

在那个雨夜，在萃宜看《纯真年代》的时候，焱玉留宿在阿雄的房间。萃宜似乎根本没注意这两个年轻人的鬼崇行为，或者说根本就不在意，仿佛焱玉已经在她家里住了很久，仿佛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焱玉那时候想，萃宜到底是老大学生，上海淑女，就是和小市民不一样。

焱玉就这样和阿雄同居了。

焱玉和阿雄同居以后才发现，对她充满热情的是萃宜，而不是阿雄。从早到晚萃宜把焱玉当亲女儿一样疼爱。有时候萃宜还亲密地挽着焱玉逛街购物，说着女人化妆穿衣的小秘密。焱玉在萃宜身上学到许多美容小绝招。比如，晚上洗脸，涂上营养液后，用食品保鲜膜覆在脸上数十分钟，这叫强迫吸收法。第二天脸蛋鲜嫩得像剥了皮的熟鸡蛋。

焱玉跟着萃宜还学会了很多正宗的上海话，比如厨房用的围兜，上海话叫“围身布”，最后一班电车叫“拉司卡”，出自于英语 last Car，引申为事情的结束。以前和阿雄

热衷于跳舞的时候，舞会结束，跳最后一支曲子，焱玉现在才明白，阿雄为什么老是说“拉司卡”。至于待人接物，举手投足，萃宜更是没少调教焱玉。焱玉因为自身的原因，也学得虚怀若谷。

日子久了，焱玉发现阿雄其实是一个还没长大的男孩，他懒散、贪玩，他从来不知道铺床叠被整理房间，他把什么东西都乱扔一气。他依旧和过去一样，更多的时候是在舞厅里消磨时光。阿雄是位国际交谊舞爱好者。这在同龄人中已经是十分稀罕了。同龄人现在迷恋的是保龄球、迪厅、网吧。这使阿雄有点儿像落伍的老派男人。

这个老派男人除了精于跳舞，其他的全是弱智。深夜回到家里，假如不提醒他，他会不刷牙不洗脚就钻被窝了。和母亲这几年的日子，他总是缴出来的钱少，要回去的钱多。萃宜自然毫无怨言。至于焱玉，他也从来没有送过什么昂贵的礼物，似乎他和焱玉是青梅竹马，是老夫老妻，已经不需要别出心裁的惊喜了。倒是焱玉时时都想着阿雄，在外面看到好的男士衣服，总是会说，阿雄的身材最适合了，就会掏净身上所有的钱。

阿雄一直由女人照顾，以前是萃宜，现在是萃宜加焱玉。萃宜设想的一点儿也不错，焱玉是阿雄前世修来的福气。或许是因为有两个女人照顾的原因，沉湎在温柔乡里，阿雄似乎越来越没有志气了。

阿雄的父亲名叫刘庚，在深圳工作，很少回家，即使回家也不在家里住，住宾馆。当初刘庚是辞职南下的，据说闯荡过南方好几个城市。刘庚离家的原因，萃宜总是含糊其词。焱玉猜想是夫妻感情不和。因为焱玉从来没有看到过刘庚。刘庚回上海每次都要约阿雄见面。萃宜每次都气得眼睛翻白。

焱玉不知道阿雄和刘庚见面的具体内容。阿雄不说，焱玉也不问。焱玉觉得这些伤情伤心的家事，不问要比问好。谁知道好几年后，焱玉遇到刘庚才知道，阿雄每次和刘庚见面，都是在一家高级俱乐部，他们喝酒跳舞花钱如流水，总是尽欢而散。尽管如此阿雄对父亲依旧是怀恨在心。为此刘庚十分伤心。

二

年初的时候阿雄单位有个大学进修的名额，是到北京清华，寒窗两年就能转本科了，按照萃宜的说法是“这真真是天上有馅饼落下来呀”。当领导把目光投到阿雄身上的时候，他却借口母亲有病需要照顾就轻易放弃了。

萃宜有轻微的糖尿病。知道事情原委后萃宜一点都不领儿子的情，她连着三天没给阿雄好脸色看。焱玉对阿雄的弃学不如萃宜那样痛心疾首。焱玉是恋爱中的女人，她当初就是被阿雄的这种散漫气质所吸引，她只是感到惊讶，一个人可以懒惰到如此地步！

那两天阿雄吓得老是磨蹭在外面，老晚的也不回家，气得萃宜呆在客厅里闷坐，等到阿雄一踏进家门，急风暴雨般的斥责就倾泻而来。这时候焱玉也会附和萃宜，说阿雄两句。有一段时间，三口之家的空气显得十分沉闷。阿雄后来告诉焱玉，他其实是害怕读书。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，他是个差生，受尽了鄙视、歧视、轻视。他天天期待的就是，哪一天毕业脱离苦海。“打死我也不回学校了！”阿雄说。

焱玉和阿雄不一样。从幼儿园起，焱玉就是好生，高中时是老师心目中少数能进重点大学的苗子之一，更是三千宠

爱于一身。进了D大遇到更多远比自己优秀的同学，焱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平常。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心路历程

毕业后焱玉留在教师进修学院当老师，在平庸简陋、学术气氛不浓的环境里，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十分怀念D大的校园，怀念那种浓浓的充满朝气的对学问的追究。她于是就积极准备功课，决心报考研究生，她要回到母校。相比之下，阿雄显得毫无雄心。本来焱玉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现在的年代只要会赚钱，也算是本事了，而且她喜欢阿雄，甚至喜欢阿雄的散漫和无聊。但是萃宜不这样看，作为一个老大学生，酸叽叽的萃宜依然认为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，她因此对阿雄就非常失望。有了焱玉以后，萃宜更有了比较，把母爱的心思用到了焱玉的身上，平时对阿雄就颇多微辞。渐渐的，焱玉就和萃宜站在一个立场上了。两个女人倒成了知心朋友。

自从焱玉准备报考研究生以后，萃宜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着焱玉展开。假如焱玉不在家吃饭，萃宜就会马马虎虎凑合着过日子，连阿雄也饱受牵连吃不到好东西。焱玉捧着书本在房里的时候，萃宜总是轻手轻脚的，小心不让自己发出什么声音，走路穿着软底鞋，看电视也是带着耳机。萃宜平时订了好几份报纸，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，是她铁定读报的时候。纵论天下事，是萃宜的爱好。但是为了焱玉，她放弃了不知多少回读报的时间。有时候看着那些堆积的报纸，焱玉会偷偷回到学校宿舍住两天，想让萃宜腾出时间，做她自己的事。可惜常常没等过夜，她又被萃宜一个接一个的电话热情地催促回去。

萃宜经常要拿阿雄和焱玉相比，抱怨阿雄的不争气。在萃宜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嘀咕下，焱玉慢慢的有了优越感，就仿佛在老家的时候，她和兄弟在父母跟前始终是她占上风。

焱玉不知道这是阿雄最反感她的地方。在阿雄看来，乡下女孩子的浅薄莫过于得意便猖狂，还有那种决不言弃一条道走到黑的个性，阿雄认为这是偏执。

“我随遇而安，不进则退。退一步天地宽么。中国文化最大的底蕴就是一个退字。清朝的乾隆皇帝做得好好的，八十五岁退位做太上皇了，歌舞升平。你做得到吗？”阿雄这样无赖地问焱玉。阿雄还常常讥讽焱玉把萃宜的话当真，是“捧圣旨”、“鸡毛当令箭”。

阿雄初识焱玉的时候，以为焱玉是个十分标准的上海小姐。在阿雄的圈子里，只有没有本事的男人才找外地女孩、乡下女孩恋爱结婚。上海女孩和乡下女孩的差别有时候就在一种举手投足的味道里。

焱玉身上的“乡气”是随着交往的深入慢慢显示出来的。这时候的阿雄尽管有些失落，也已经无法计较了。感情压倒了一切。

阿雄喜欢焱玉，他心里的这种失落仿佛激流中的石头，被喷涌的感情掩盖了，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失，心里的石头一天比一天清晰起来。有一次阿雄和朋友处得晚了，心里惦着家里的两个女人，知道自己一嘴的酒气，回家少不得被她们数落，就赖在朋友家里过了夜。第二天一早阿雄在外面偷偷给焱玉拨了个电话，原想让焱玉在母亲面前说几句好话，过了就没事了。谁想焱玉一口拒绝，还以萃宜的口气在电话里训斥了阿雄老半天：你眼里还有姆妈吗？姆妈等你一宿没睡，“一夜不睡，十夜不醒”，你要了姆妈的命！你自个儿去跟姆妈说！

焱玉一口一个姆妈，烦得像饭泡粥，把阿雄慢慢地推得离自己越来越远了。要命的是焱玉一点儿也没有察觉阿雄的心情。

焱玉的老家还有个比她小七岁的弟弟，顽皮、读书不好，评优秀红领巾、十佳少年，都轮不上趟。但是小家伙听焱玉的话。焱玉那时候书读得好，文章更写得漂亮，是县中学有名的“女秀才”，她并不太把弟弟放在眼里。焱玉现在看阿雄，眼神里就有一种当初看弟弟的那种骄矜。小两口拌嘴的时候，萃宜更是惟恐天下不乱，火上加油，锋芒直指阿雄，一意偏袒焱玉。

阿雄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那就是他好说话，无论家里两个女人如何数落他，他都无奈地摊着两手，讨饶似地看着她们，或者就逃避就走出去，很晚才回家。阿雄的家里就成了女人的天下。和焱玉聊天的时候，萃宜会满不在乎地说到这个家的男人。

“这个家里的男人都是花心。阿雄的祖父当初是上海四川路一家绸缎店的小开，为了追一个交际花，从上海追到青岛，又从青岛追到香港，他还喜欢跳舞，是跳舞厅有名的老克腊，情场老手。”

阿雄的父亲也是舞场里的常客，“文革”以后交谊舞流行，很多单位夜夜举行舞会，阿雄父亲就从这个工厂跳到那个工厂，从这个学校跳到那个学校，从这个体育场跳到那个体育场，有时候一个夜里要跑好几个场次，曾经一夜跳穿一双皮鞋。

“这个家里的男人都是没有责任心的。”萃宜笼而统之地议论阿雄家族的男人。焱玉于是想到阿雄的舞姿，那种妖娆的迷人的舞姿，带点阴柔的美感，原来阿雄是有家传的呀。还有阿雄当年经常穿梭在大学的舞会里，学的也是父亲的做派吧？这些成年往事带给焱玉一种岁月流逝的美感。

焱玉非常善解人意地没有深究阿雄的父亲刘庚的故事。她不问刘庚为什么从来不在这个家里出现。这让萃宜暗暗感